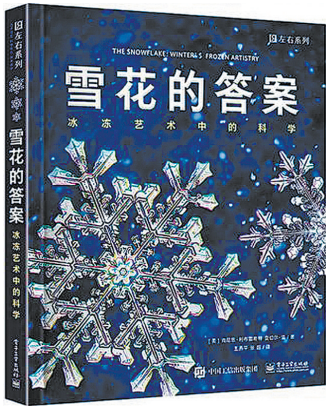


冬季给人间最美的礼物



**《雪花的答案：
冰冻艺术中的科学》**
王燕平、张超译
电子工业出版社

冬天曾是我讨厌的季节：北风卷地，踏出家门需要极大的勇气，连早上钻出被窝都痛苦万分。可偏偏有人酷爱冬季，他们时常抱怨天还不够冷，甚至关在房间里制造冬天。

肯尼思·利布莱希特和雷切尔·温夫妇是一对雪花发烧友，工作和生活都与雪花为伴。透过《雪花的答案：冰冻艺术中的科学》(王燕平、张超译，电子工业出版社)一书，我们得

以窥见这份引人入胜的、来自冬季的礼物。

我们通常说的“雪花”其实是泛称，单片的雪花更准确的叫法是雪晶。雪晶都是六角形的，有时候，两片雪晶会天衣无缝地交叠在一起，形成十二瓣的雪花，美丽绝伦。常言道，世上没有两片一样的雪花。作者给出了解释：雪晶在下落的过程中不断生长，温度和湿度都会影响最终的形态。哪怕是同一条下落路线，也可能有细微的变化——譬如旁边有另一片雪晶抢走了水分，或许风和尘埃的干扰。所以，没有两片雪晶能够经历完全一致的环境。在实验室的人工条件下，作者尝试过设置同样的参数来制造雪晶，但相似的雪晶就像同卵双胞胎，仔细观察，仍能发现微妙的差别，这个它们各自独一无二的个性。

雪花转瞬即逝，从最完整的样子到融化不见，只有二十几秒，用相机留住它，真真正正称得上是“捕捉”到的。看过作者拍摄的雪花照片，保准让你的冬天充满动力——美丽的雪花并不难得，还特别喜欢黏附在我们的衣服上、头发上、随身携带的物品上；同时，它又不是谁都可以看见，直待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寻觅雪花的踪迹，是一场有趣的游戏，参与其中，不会再抱怨天太冷，越低的温度、越是可能凝结出惊艳的雪花。作者研究了种种打光的方法，改造成最适宜拍摄雪花的设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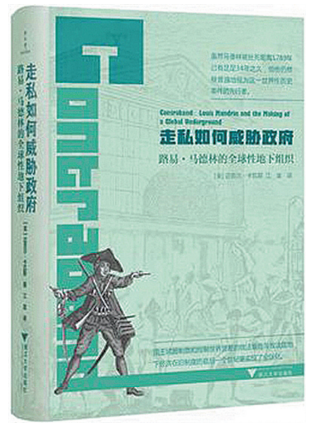
精益求精的作品固然美丽，但书中还收录了不少普通人拍摄的雪花照片。或许只是随手抓起手机，趁雪花还缠绵在织物上，赶紧记录下惊鸿一瞥，这样的作品有我们生活的温度，同样是动人的。

实际上，早在我们追逐雪花以前，就曾参与过雪花的“生命”。说起来颇有几分诗情：寒冷的冬天，我们呵出的气袅袅上升，眼前的白色升到我们看不见，却在高空为成长中的雪花贡献出一千个水分子。虽只占它们身体的极小一部分，但也许会改变雪花的关键形态，待落下时被我们重新拾起。这也是为什么在实验室里制造雪花需要屏气凝神，特别是想要按照心中的图纸设计雪花的时候。造物有灵，人与自然的互动常常在浑然不觉间，模糊了生命的界限，为世界增色。

对于像本书两位作者一样的雪花狂热爱好者来说，他们最常遇到的问题是他人的不理解。研究雪花有什么意义？用数千美元的设备拍摄雪花、建实验室制造雪花、向世人介绍雪花之美，究竟为了什么呢？他们或许是痴人，才会为自己的爱好全身心的投入，探索的好奇心、对美的追逐，实在无法用旁人的价值观来衡量。更何况，他们希望说与人知，大自然为冬季备下如此丰厚的礼物，若无人问津，辜负了美景岂不可惜？

(无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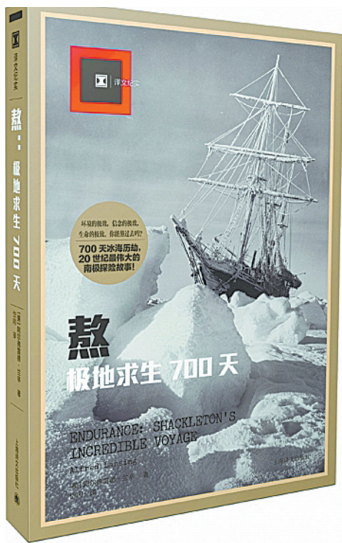
新书上架



《走私如何威胁政府》
作者：迈克尔·卡瓦斯
译者：江晨
版本：浙江大学出版社

谁能想到，一个走私犯竟能导致法兰西的政权崩溃？美国历史学家迈克尔·卡瓦斯用敏锐的思想将这两件事情联系到了一起。法国大革命前夕，一个名叫路易·马德林的走私犯建造了一个类似黑手党社会的地下世界。为了应对日益庞大、甚至有全球化倾向的黑市贸易，法国在18世纪中期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包括布置骑警和特种军队，强化包税公司的治安权利以及组成特别法庭。这些最早为了应对路易·马德林的措施，最后却取得了司法改良、经济重构的意外效果，并使人们的生活卷入了革命前夕的公共领域。

他们的征途是冰雪和大海



《熬：极地求生700天》
(美)阿尔弗雷德·兰辛
上海译文出版社

南极无疑是最危险的征途，可怕的极地风暴、无尽的冰雪、难以忍受的低温以及远离人类救援等各种无法想象的危险，使得极地探险常常有去无回。最惨烈的极地冒险故事无疑是1912年英国探险家罗伯特·斯科特率队探险南极，只可惜最先到达南极点的荣誉早在一个月前已被挪威探险家罗尔德·阿蒙森夺得，斯科特一队在返途时遭遇百年低温，不幸身亡。《熬：极地求生700天》中的主角欧内斯特·沙克尔顿爵士曾参加过1902年斯科特率领的第一次南极冒险，那一次三人因为雪盲症、败血症等病最后未能达成夙愿。1909年，沙克尔顿自行领队探险南极点，可惜条件恶劣，队员们筋疲力尽，最后只把国旗插在了南纬88

度23分，但他们依然因为到达了离南极点最近的地方，回到英国后赢得无上荣誉。

因为最先到达南极点的荣誉已经被阿蒙森夺得，沙克尔顿决定带队完成首次横贯南极大陆的冒险计划。1914年8月1日“坚忍号”从伦敦出发，全体船员共28人，探险目标是徒步横穿南极大陆。然而，这次他们依然没有成功，甚至连南极大陆都没有踏上过。“坚忍号”出发不久就遇上了恶劣天气，被浮冰围困长达10个月，最后浮冰撞毁了“坚忍号”，船于1915年11月沉入海底。此时，沙克尔顿唯一的愿望就是要把全体船员一个不少地活着带回国。接下来的5个月，他们在船旁边不远的大块浮冰上扎营，可夏天到来，浮冰逐渐碎裂，他们不得不四处换大一些的浮冰扎营。1916年4月9日，浮冰彻底碎裂，3艘从“坚忍号”抢下来的小艇“凯尔德号”、“威尔斯号”和“多克尔号”被推到海上，28位船员分布在三艘小艇上。在海上经历七天七夜险象环生的漂流后，他们登上了渺无人烟的大象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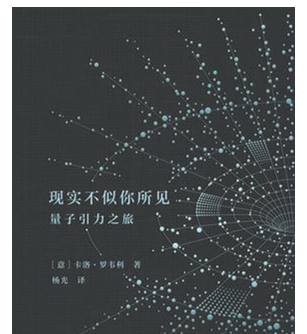
他们没有坐以待毙。沙克尔顿领着五位船员乘坐最大的“凯尔德号”出发，穿越了800英里茫茫的冰冷大海，被风吹遭浪打，历尽千辛万苦终于登上南乔治亚岛。因为风暴无法在正确方位登陆，沙克尔顿他们不得不在补给极少、精疲力竭的情况下，徒步翻越整个南乔治亚山脉，最后抵达捕鲸站，并向捕鲸站寻求帮助，试图解救远在大象岛的其他成员。只可惜天气恶劣，冰雪风暴屡屡阻挠，无法靠近大象岛。他们屡试屡败，屡败屡试，最后终于在离开大象岛好几个月后的8月30日，在第四次尝试时，再次登上大象岛，解救了留在岛上的所有船员，最终沙克尔顿把所有船员安然无恙地带了回来。

讲述“坚忍号”冒险故事的书籍不少，沙克尔顿自己就写过两本回忆录《南极：坚忍号》探险回忆录》和《南极：沙克尔顿和“坚忍号”最后的南极冒险》，“坚忍号”船长沃斯利也写过两本回忆录《沙克尔顿的远航》和《“坚忍号”：极地史诗征途》。但把这个故事讲得最好的，还是美国记者阿尔弗雷德·兰辛1959年出版的《熬：极地求生700天》，这本书曾入选20世纪百本英文探险小说。不同于沙克尔顿和沃斯利私人的回忆角度，兰辛对船员们进行深度访谈，并参考他们当时的日记和之后的回忆录，试图从一个更宏观更全面的角度来讲述该故事。

兰辛的文字克制平实，用客观中立的叙事手法娓娓道来，只叙事不煽情，但随着沙克尔顿们历经一次次绝望又看到希望、一次次挑战生理与心理极限、只坚持不放弃的历程，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依然感受到了紧张逼迫的节奏感，产生一种难以言表的酣畅的阅读体验，仿佛自己也跟着沙克尔顿在冰雪风暴中历经了一次次生死危机，又一次次绝处逢生。直到最后，看到全体船员安然获救，以及“坚忍号”和船员们在冰雪中的照片时，早已抑制不住的感动喷薄而出。沙克尔顿横穿南极的冒险虽然看起来似乎是一次失败之旅，但却把“不抛弃，不放弃”的信念演绎到极致，在面临诸神绝境的探险求生历程中让人看见了希望。毕竟人的一生，总是为了要追寻生命中的些许亮光，而跋涉在漫长的旅途上。

探寻未知的地方，征服高山大海一直都是人类的本能，明明知道前方道路千难万险，仍毅然决然地踏上未知的征程。沙克尔顿爵士和他的船员们无疑把人类的冒险精神和勇气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让我们看到了人性善良和勇敢坚忍的闪光点。

(林微云)



《现实不似你所见》
作者：卡洛·罗韦利
译者：杨光
版本：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去年，卡洛·罗韦利带来了入门级的《七堂极简物理课》，今年，他的新书《现实不似你所见》为读者介绍了现代物理学中极为深奥的量子学理论。现代量子理论的发展完全改变了人类对“现实”的认知，我们不再生活在完整的实体空间中，而是生活在波、线、能量、夸克、光子、电子等纷杂的交错中，我们甚至可能同时存在于两个地方。量子理论的发展建立在一代代物理学家的相互辩论与推翻中，从最早的亚里士多德、德谟克利特，到后来的牛顿、法拉第、麦克斯韦、希格斯、爱因斯坦，甚至连丁都曾影响这个工程。在《神曲》中，但丁写道，“(光和爱)形成一个圈子包围着它，正如它包围着其他的诸重天一般”，无意间，但丁描绘了一个现代概念中的三维球面。

身为量子理论创始人的罗韦利并没有直接摆出高深的物理理论，而是把这个过程形容为一场奇妙的旅行，随着科学认知的前行，我们眼前的现实世界也变得越来越奇妙。

(综合)